

蒋光慈文集



上海文艺出版社

蒋光慈文集

第一卷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马 云

封面设计：袁银昌

蒋 光 慈 文 集

第 一 卷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7.125 插页 精 7 平 4 字数 352,000

1982年11月第1版 1982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 册(内精装2,700册)

书号：10078·3355 定价：精 2.20元 平 1.60元



作者像



头像速写

前 言

蒋光慈，原名蒋如恒，又名蒋光赤，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革命作家。

一九〇一年，蒋光慈出生在安徽省霍邱县南乡白塔畈的一个贫民家庭。原籍安徽省六安县，祖父赤贫逃荒，落户于霍邱县。后父亲于白塔畈开米行，做小本经营，家道转为小康。家中有兄妹四人，因光慈自小聪颖，仅他一人得以上学。初在邻近之河南省固始县志成小学学习，后升入固始县中学。因受新思潮影响，为反抗学校校长欺压贫苦学生而遭开除。旋又转入安徽省第五中学读书，并担任芜湖市学生自治会副会长。

“五四”前夕，蒋光慈已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曾自号侠生（后改为侠僧），喜朗诵岳飞之《满江红》词和陆游之爱国主义诗章。在“五四”高潮中，光慈以学生领袖的身分，率众开展打商会、禁洋货等活动，揭开了芜湖地区学生运动的序幕。同时，开始以蒋光赤的笔名撰文向《皖江日报》、《星期评论》、《新青年》等进步报刊投稿，宣传爱国，反对卖国。

共同的战斗，使蒋光慈和曾在芜湖开展过革命活动的陈独秀、恽代英等结有深厚的友谊。在他们的影响下，光慈于

一九二〇年奔赴上海，寻找革命真理。经陈独秀、陈望道、李汉俊的介绍，加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在“外语学习班”学习俄语。一九二一年五月，蒋光慈和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韦素园、吴保荪等人一起，由党派往莫斯科劳动大学学习。一九二二年在苏联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留苏期间，由于受到俄罗斯进步文学和苏联文学的熏陶，激发起对文学的兴趣和爱好，开始创作。诗集《新梦》即作于苏联。

一九二四年夏，蒋光慈由莫斯科回国。随即受党派遣，前往家乡皖西、豫南的大别山区建党，在当地发展了第一批党员。同年秋天，又从安徽到上海，在党创办的上海大学社会系任教，兼授俄语；同时，积极参加上海的工人运动。一九二五年由党委派，往张家口任冯玉祥将军的苏联顾问的翻译。其间，光慈与开封宋若瑜相识而相爱，于一九二六年八月结婚。宋婚前即患有严重肺病，同居一月后即因病危而住医院，同年十一月病逝于牯岭。

在紧张的革命活动中，蒋光慈始终关心着革命文学的建设，致力于革命文学的理论倡导和写作。回国后两三年内，他先后发表了《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现代中国的文学界》、《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等论文，出版了中篇小说《少年漂泊者》、诗集《哀中国》、通讯集《纪念碑》等作品。一九二七年四月三日，即“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的前夕，光慈根据瞿秋白提供的材料和自己耳闻目睹的素材，写成了反映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中篇小说《短裤党》。它们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最初成果。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光慈仓促奔赴武汉，不久又

返回上海。自一九二八年起，与孟超、钱杏邨、杨邨人等成立了革命文学团体“太阳社”，主编了《太阳月刊》、《时代文艺》、《海风周报》、《新流月刊》等革命文学刊物，积极宣传、鼓吹革命文学。同时，又出版了长诗《哭诉》、中篇小说《野祭》、《菊芬》、《最后的微笑》和《丽莎的哀怨》等作品，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一九二九年八月下旬，蒋光慈离沪赴日本东京休养。养病期间，坚持工作。他一面与当时在东京的楼建南、冯宪章、森堡等成立太阳社东京支社，开展活动，一面译完苏联里别津斯基的长篇小说《一周间》，写成了长篇小说《冲出云围的月亮》和日记《异邦与故国》等，于同年十二月回国。一九三〇年，他虽身染重病，仍积极参与有关“左联”的活动，主编《拓荒者》，编辑、出版了《中国新兴文学短篇创作选》（一、二集），还出版了诗集《乡情集》，写成了他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咆哮了的土地》（后改题《田野的风》），在创作上取得了新的成就。同年，经田汉介绍，与南国社演员吴似鸿相爱，于二月间结婚。

一九三一年春天起，蒋光慈病情加剧。六月间住院治疗，医生诊断为肠结核，肺病二期。为逃避国民党特务追捕，住院时化名陈资川。终因病势严重而于八月三十一日与世长辞。遗骸葬上海公墓，墓穴七七七号，改名为蒋资川。

在蒋光慈生活的最后阶段，由于对当时党内立三路线“左”倾冒险主义的一套做法不满，曾表示不愿参加飞行集会、示威游行等活动，并写信给党组织请求退党。一九三〇年十月，蒋光慈遭到开除党籍的处分。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政治上消沉。在短暂的余年里，他贫病交迫，身处逆境。他坚持写

完《咆哮了的土地》，同时关心“左联”五烈士的被捕，积极参加营救活动，直至生命垂危时刻，还向病榻前的探视者询问有关红军战事情况，他是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革命，献给革命文学事业的。

今年是蒋光慈诞生八十周年，逝世五十周年，为了纪念他，我们把他的主要著作，编辑成集，以飧读者。

文集的编选工作是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支持和帮助下完成的。参加编选的是：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秦家琪、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王继权。

编 者

1981年12月

第一卷目录

少年飘泊者	1
鸭绿江上	83
自序诗	86
鸭绿江上	88
碎了的心	110
弟兄夜话	132
一封未寄的信	151
徐州旅馆之一夜	159
橄榄	171
逃兵	186
寻爱	199
短裤党	211
野祭	305

菊芬 379

最后的微笑 421

少年漂泊者

拜伦啊！
你是黑暗的反抗者，
你是上帝的不肖子，
你是自由的歌者，
你是强暴的劲敌。
飘零啊，毁谤啊……
这是你的命运罢，
抑是社会对于天才的敬礼？

录自作者《怀拜伦》

自序

在现在唯美派小说盛行的文学界中，我知道我这一本东西，是不会博得人们喝采的。人们方沈醉于什么花呀，月呀，好哥哥，甜妹妹的软香巢中，我忽然跳出来做粗暴的叫喊，似觉有点太不识趣了。

不过读者切勿误会我是一个完全粗暴的人！我爱美的心，或者也许比别人更甚一点；我也爱幻游于美的国度里。但是，

现在我所耳闻目见的，都不能令我起美的快感，更哪能令我发美的歌声呢？朋友们！我也实在没有法子啊！

倘若你们一些文明的先生们说我是粗暴，则我请你们莫要理我好了。我想，现在粗暴的人们毕竟占多数，我这一本粗暴的东西，或者不至于不能得着一点儿同情的应声。

蒋光赤 1925 年 11 月 1 日于上海

维嘉先生：

我现在要写一封长信给你——你接着它时，一定要惊异，要奇怪，甚至于莫名其妙。本来，平常我们接到人家的信时，一定先看看是从什么地方寄来的，是谁寄来的。倘若这个给我们写信的人为我们所不知，并且，他的信是老长老长的，我们一定要惊异，要奇怪。因此，我能想定你接着我这一封长信的时候，你一定要发生莫名其妙而有趣的情态。

你当然不知道我是何如人。说起来，我不过是一个飘泊的少年，值不得一般所谓文学家的注意。我向你抱十二分的歉——我不应写这一封长信，来花费你许多贵重的时间。不过我还要请你原谅我，请你知道我对于你的态度。我虽然不长于文学，但我对于文学非常有兴趣；近代中国文学家虽多，然我对于你比较更敬仰一点——我敬仰你有热烈的情感，反抗的精神，新颖的思想，不落于俗套。维嘉先生！你切勿以此为我恭维你的话，这不过是我个人的意思，其实还有多少人小觑你，笑骂你呢！我久已想写信给你，但是我恐怕你与其他时髦文学家同一态度，因之总未敢提笔。现在我住在旅馆里，觉着无聊已极，忽然想将以前的经过——飘泊的历史——提笔

回述一下。但是向谁回述呢？我也不是一个大文学家，不愿做一篇自传，好借之以炫异于当世；我就是将自传做了，又有谁来读它呢？就是倘若发生万幸，这篇自传能够入于一二人之目，但是也必定不至于有好结果——人们一定要骂我不害臊，这样的人也配做自传么？维嘉先生！我绝对没有做自传的勇气。

现在请你原谅我。我假设你是一个不鄙弃我的人，并且你也不讨厌我要回述自己飘泊的历史给你听听。我假设你是一个与我表同情的人，所以我才敢提起笔来向你絮絮叨叨地说，向你表白表白我的身世。维嘉先生！请你不要误会！我并不希望借你的大笔以润色我的小史——我的确不敢抱着这种希望。

我也并不是与你完全不认识。五六年前我原见过你几次面，并且与你说过几句话，写过一次信。你记不记得你在W埠当学生会长的时代？你记不记得你们把商务会长打了，把日货招牌砍了，一切贩东洋货的奸商要报你们的仇？你记不记得一天夜里有一个人神色匆促向你报信，说奸商们打定主意要报学生仇，已经用钱雇了许多流氓，好暗地把你们学生，特别是你，杀死几个？这些事情我一点儿都未忘却，都紧紧地记在我的脑里。维嘉先生！那一天夜里向你报信的人就是我，就是现在提笔写这一封长信给你的人。当时我只慌里慌张地向你报告消息，并没有说出自己的姓名；你听了我的报告，也就急忙同别人商量去了，并没有问及我的姓名，且没有送我出门。我当时并不怪你，我很知道你太过于热心，而把小礼节忘却了。